

教宗本篤十六世

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

保祿六世禮堂

2008年 1月 30日

聖奧思定

III：教義·信仰與理性

各位親愛的朋友，

在為基督徒合一的祈禱週結束後，今日我們再回到聖奧思定(sant'Agostino)這位偉大人物身上。1986年，若望保祿二世，我可親的前任，為紀念聖奧思定皈依一千六百週年，特別頒布了一份長長的，內容豐富的文件：宗座書函《依坡拿的奧思定 *Augustinum Hipponensem*》。教宗自己視這文件為對天主的感恩，感謝祂透過那次奇妙的皈依，賞賜給教會和給整個人類的恩典(《宗座公報 *Acta Apostolicae Sedis*》74, 1982, 頁 802)。關於皈依這課題，我會在下次聚會中再談。不單只對聖奧思定個人的生活，包括對我們的生活，皈依都是個根本課題。在上一個主日的福音中，主自己將祂的宣講濃縮在一句話內：「你們皈依吧」。跟隨著聖奧思定的足跡，我們可以默想這皈依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：是一件終久的，堅決的事，但這個根本決定還需要繼續發展，需要在我們的整個人生中實踐出來。

我們今日的教理講授會以信仰與理性作主題，這是個具決定性的主題，或更好說，對聖奧思定的傳記來說，這是個具決定性的主題。他自孩提時，已從母親莫尼加那兒學習了天主教的信仰。到青少年時，因為在這信仰中看不到其合理性，而他又不想要一個對他來說，不能表達理性，即是不能表達真理，的宗教，於是他放棄了這信仰。他對真理的渴求是如此徹底，以致把他帶離天主教的信仰。事實上，這渴求的徹底性令

到他對一切不能直達真理，即是不能歸結到天主那兒的哲學都不滿意。而這位天主對奧思定來說，祂不該只是宇宙論的最後一個假設，祂應該是那位賜下生命，進入我們的生活中的真天主。正因為這樣，甚至在今日，就信仰與理性的關係這課題，這個不但涉及那些相信的人，也涉及每一個尋求真理的人，涉及每一個人類的平衡和命運的主要課題來說，聖奧思定這段理性和靈修歷程，仍然是個有效的典型。信仰與理性，其實是兩個不可被分隔，亦不能被置於對立位置的範疇，它們永遠都是併肩前進。即如奧思定自己在皈依後所寫：「信仰與理性是兩股引導我們認知的力量」（《反駁柏拉圖學派 *Contro gli Accademici*》III,20,43）。正因為這樣，奧思定曾說過的兩句話得以傳誦於後世（《講道集 *Sermoni*》43,9），這兩句話表達出信仰與理性互相間的依附性，「爲了要理解而相信：*crede ut intelligas*」，相信把通向真理之門的路打通；若是這樣，理所當然地：「爲了要相信而理解：*intellige ut credas*」，爲了尋找天主並相信而細考真理。

奧思定這兩句話對信仰與理性的關係這問題，有效地提供了一個既直接又具深度的綜合，而天主教會正是從這綜合，看到自己要走的路。從歷史角度而言，早在基督到來之前，即是當希伯來信仰和希臘思想在希臘式的猶太教中相遇時，這綜合已在形成中。之後隨著歷史的進展，很多教會的牧者再採用這綜合，並加以發揚。信仰與理性的融和，首先代表的，是天主並非遙不可及：祂離我們的理性和生活都不遠；若我們真的開始我們的歷程的話，祂就在每一個人類身旁，就在我們的心附近，就在我們的理性附近。奧思定曾以超常的深度描述天主和人之間的接近。天主在人內的親臨是如此深入和奧妙，卻又讓人可以在自己的內心深處認出祂和發現祂：別往外走，那位皈依者肯定的說，要「回到你自己內；正是在這裏面的人住著真理；若你發現自己在本質上是無常善變的話，那麼超越你自己罷。可是要記著，當你超越你自己的時候，你是在超越一個懂得以理性思考的靈魂。所以要朝向理性的光照耀著的一方」（《論真宗教 *La vera religione*》39,72）。正如他自己在那部爲了讚美天主而作的靈修自傳《懺悔錄 *Confessioni*》的卷首所寫：「你爲了你自己造了我們，因爲這樣，直至能夠在你內歇息，我們的心不會安寧」（I,1,1）。而遠離天主則等如遠離自己，奧思定這樣直接向天主承認說：「你實際上原來比我的心更在我內，比我最高超的部份更高超：«*interior intimo meo et superior summo meo*»」（《懺悔錄 *Confessioni*》III,6,11）。之後，在另一

處，對他自己皈依之前那段日子他這樣憶述：「那時你原來就在我面前，而我反而遠離我自己，因此我無法找回我自己，更別說要找回你」(《懺悔錄 *Confessioni*》V,2,2)。正由於奧思定曾經以第一身的經驗，生活過這段理性與靈修歷程，因此他懂得在自己的作品中，直接，深入和睿智地將這歷程描寫出來，他在《懺悔錄 *Confessioni*》另外兩段著名的句子中，承認人是個大謎團：«*magna quaestio*» 和大深淵：«*grande profundum*» (IV,4,9 和 14,22)，而只有基督能夠開解這謎團及拯救這深淵。這一點很重要：一個遠離天主的人，也同時遠離自己，遭自己所遺棄，他只有在和天主相遇時才能夠找回自己。並因此回到自己那兒，回到他的真我那兒，回到他的真正身份那兒。

之後，奧思定在《論天主之城 *La città di Dio*》(XII,27)這部作品中這樣強調說，人類的社會性是出於天生，其反社會性則是來自罪惡，而且這人類是被那位天人的唯一中保，及和平與救恩的普世道路的基督所拯救，正如我的前任若望保祿二世曾重複地說過(《依坡拿的奧思定 *Augustinum Hipponensem*》21)：離開這條路，這條一直存在於人類生命中的路，奧思定在上述的作品中再肯定的說：「以前沒有人曾經被釋放，現在也沒有人被釋放，將來都沒有人會被釋放」(《論天主之城 *La città di Dio*》X,32,2)。作為人類得救的唯一中保，基督是教會的頭，因此基督和教會的結合是如此親密，以至奧思定可以說：「我們都變成基督，因為事實上，如果祂是頭，我們是祂的肢體，那麼這整個人便是祂和我們」(《若望福音釋義 *Commento al Vangelo di Giovanni*》21,8)。

奧思定視教會為天主的子民和天主的家，可以看到奧思定的教會觀是，非常緊密地連結著他對基督奧體的理解，這理解來自他對舊約的基督學的重讀，和以感恩祭為中心的聖事生活，正是在感恩祭中，主把自己的身體賜給我們，並將我們改變成祂的奧體。因此這一點非常重要，我們應該從基督學的角度而不是從社會學的角度，將教會，天主的子民，真正的併入基督內。對這位基督 — 奧思定在其中非常美麗的一頁這樣肯定地說 — 「祂為我們祈禱，在我們內祈禱，俯聽我們的祈禱；祂以我們的司祭的身份為我們祈禱，祂是我們的頭，於是祂在我們內祈禱，祂是我們的天主，所以祂俯聽我們的祈禱：因此我們在祂內認出我們的聲音，也在我們內認出祂的」(《聖詠釋義 *Esposizione sui Salmi*》85,1)。

若望保祿二世在《依坡拿的奧思定 *Augustinum Hipponensem*》這宗座書函的結論中，曾刻意地問這位聖人，他可有什麼話想對今日的人說，並以奧思定皈依後不久所寫的一封信中的話作為回覆：「我認為應該再帶領人回到尋求真理的希望中」（《書信集 *Ep.*》1,1）；那真理就是真天主的基督自己，《懺悔錄 *Confessioni*》中那些最美麗動人的經文的其中一篇，正是奉獻給這位基督，《懺悔錄 *Confessioni*》X,27,38：「我愛你何其遲，恆古常新的美，我愛你何其遲！那時你原來已在我內而我卻在自己之外，並在外面不斷尋找你，將自己投進那些你所創造，但已被人損毀的美中。你原來一直和我在一起，但我卻並不和你在一起。那些讓我遠離你的事物，它們若不是因為在你內，根本便不可能存在。你曾經呼喚，你曾經叫喊，於是你震破了我的耳聾；你曾閃耀著，你曾展示你的光華，於是你使我的盲目復明；你曾散佈你的芬芳，於是我呼吸到並盼望著你，我品嚐過並因此感到又飢又渴；你接觸了我，於是我在你的平安內燃燒起來」。

就這樣，奧思定遇見了天主，尤其是遇見了某一位，這某一位就是耶穌，之後終其一生都經驗到這位天主的親臨，以至改變了他的人生，就好像那些生活在每一個年代，獲得與祂相遇的恩寵的男女，改變了他們的人生一樣。讓我們祈求主賞賜我們這恩寵，使我們寓居於祂的平安內。